

新观察

科幻小说中的流行疾病

□吴岩

传染病是科幻作品中的常见题材。追究这种题材的历史,即便在中国也渊源悠长。

顾均正的《伦敦奇疫》(1940)应该算早期一个特别重要的尝试。小说写的是一种恶性传染病,致病因素会使皮肤烧灼、面色发黄,身体泛出酸味,接下来是眼睛失明,重度患者会走向死亡。有趣的是,小说中的这种疫病不只人能得,建筑感染后也会“生病”,发生损毁和坍塌。主人公后来发现,问题出在空气之中。原来,故事背景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派来的间谍在伦敦建造起一个工厂,专门向天空中撒播催化剂,这种催化剂能造成空气中的氧气跟氮气结合形成一氧化氮,伦敦又是有名的雾都,空气中水蒸气含量巨大。一氧化氮跟水发生反应,形成硝酸,硝酸导致人类的患病和建筑的损毁,一场人造的传染病变成了战争的组成部分。故事神秘而神奇,跟我们日常想象的生物感染造成的传染病非常不同。顾均正的小说参考了英美科幻作品,但对科学细节做了很多补充,甚至把化学方程式纳入文学,也算是一种超越常规的努力了。

有关病毒跟战争之间的关系,发生在许多科幻小说之中。宋宜昌的科幻小说《祸匣打开之后》(1982),可能是这些故事中写得最真实的。在《三体》之前那么多,科幻小说家已经关注到全球化状态下的生物安全,实在是非常难得。

与《伦敦奇疫》和《祸匣打开之后》中的战争设定不同,叶永烈《演出没有推迟》(1978)完全发生在和平的时代。中国的一个歌舞团即将出征日本,给他们带去富有特色的文化大餐,但邻邦恰巧发生了流感。前去打前站的歌舞团负责人在交往过程中不慎沾染病毒,出现了感冒症状。这位领导回来之后马上被隔离就医,并被进行了深度医学观察。围绕中国代表团是否仍然要奔赴日本,整个社会展开了争论。为了维护两国关系,也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很好的疫病科研和防控体系,通过隔离、抗体分离、疫苗生成等过

程,成功地抵抗了流感在国内的蔓延。中国又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向日本输出疫苗,协助邻邦完成了传染病治理,最终,演出照常进行。

我自己的作品《针水大侵袭》(1991)也是关于传染病的。未来的某一天,整个世界被一种奇怪的、通过水系蔓延的微生物感染。感染者皮肤刺痛,严重者进入深度昏迷,但无一死亡。医学科学家通过各种方式探查微生物的感染源,进而发现,这是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具有群体智慧的微生物,而且他们从遥远的太阳上经过变异落向地球。这些外来生物想要侵占地球吗?还是另有图谋?小说的结尾,人类通过电子设备成功跟这种生物建立起联系。在对话中人们发现,由于感受到太阳正在逐渐走向中年,这种生物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环境,而整个太阳系中,只有人类具有宇宙飞行的能力。因此,他们到达地球只是想跟地球人商议,怎样协助他们奔向更远的星空,在那里的恒星上找到自己的新家。

王晋康是有关传染病题材撰写最多的作家,小说《十字》(2009)、《四级恐慌》(2015)等都是有关传染病的题材。王晋康擅长把中国传统医学和认知问题的方式、价值观等引入科幻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结合病毒防疫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提出了一种所谓“低烈度纵火”方式,就是让低毒性的病毒先感染一些目标人群,在他们身上建立起免疫力,并将这种免疫力转移给更多的人,这是一种危险的、可能导致伤害的方法,但目标是拯救更多的人。也因此,王晋康的作品常常把读者放入一种道德的困境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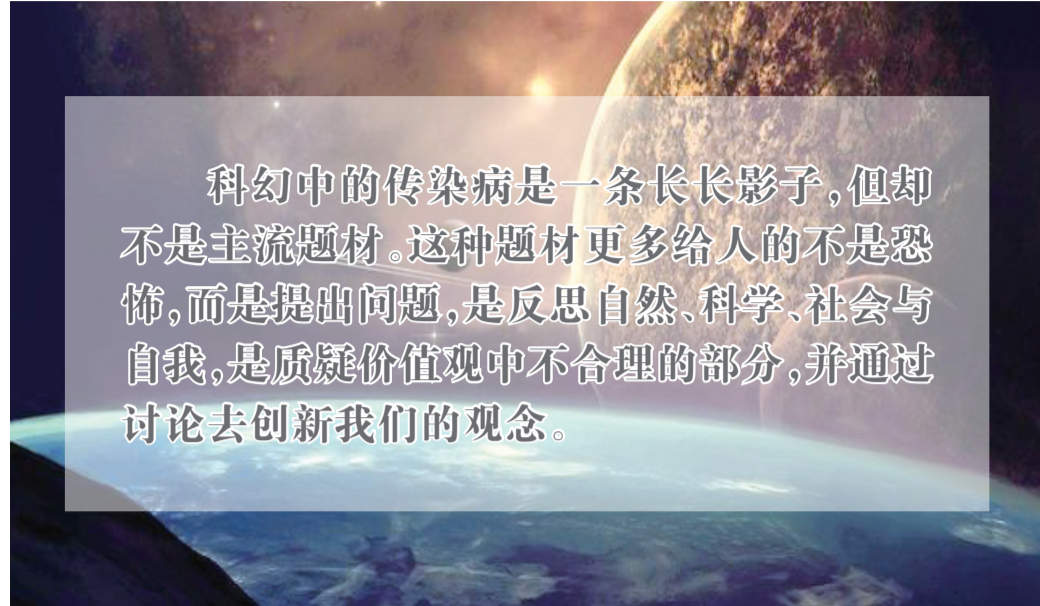
科幻作家关注传染病,不是简单的关注某种恶性传染病,更多的是关注这种传染病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燕垒生的《瘟疫》(2012)讲述的是一种古老病毒在今天的复苏,这种病毒能导致人的身体从炭基变成硅基状态,但生命没有终止,只是转化为石头状态。小说神秘怪异,讨论的问题也相当神奇,例如是否应该把这些不像我们

的、却没有死亡的生物送去焚化?阅读这样的作品,对照当前疫情发生之后的种种,会使我们生出许多唏嘘感叹,科幻难道不是曲折反映的现实?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以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最为特别。作为医生的毕淑敏,见过许多人间的生离死别。在非典疫情期间,她还专门去小汤山医院采访,这使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但这些都是不够的。我至今仍然记得,为了写作这本小说,她专门找我借去许多科幻小说作为参考。一个专业作家、专业医生,有那么多第一手素材,仍然对创作采取这么认真的态度,令我感到非常敬佩。小说的故事核心也跟通常的科幻非常不同。

另一个去过小汤山医院采访的作家是韩松。他也写作了一系列与传染病相关的作品。《非典幸存者联谊会》《艾滋病: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青岛之旅》《医院》等,都跟这个题材相关。如果说毕淑敏更多是从人道主义和医生的悲悯出发撰写传染病故事,韩松就是从后现代、后工业、后殖民甚至后人类主义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但是,两位作家的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科幻作家为什么对传染病题材具有独特的感受和观照,他们的切入点又跟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从物种心理学方面的关心。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高度智慧的生物,一直存在着“灭种”的担忧。事实上,传染病的灭种只是科幻作家常见的灾难科幻中的一种,其他灾难还包括行星相撞、生态灾难、世界末日等。其次,科幻作家担心群体的崩溃。人类是集群的生命形式,集体性的建立给他们制造了更多机会,能更好地处理跟自然的关系,但也给他们带来麻烦。无论如何,大规模的群体崩溃是人类所不想看到的。科幻小说会常常把传染病出现后的大规模群体崩坏当成撰写的对象,



以此探测人类的生存极限。第三,传染病作品的产生也出于作家对科学能力的担忧。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科技革命,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彻底将自己的存在挂靠在科学发展的航船上。但这个航船是否真的安全?是否会触礁?是否有无法穿越的灾难海区?所有这些都是作家创作的动力之一。在许多作品中,传染病的发生发展跟科学的柔弱或者过分强悍有关,怎样控制科学发展的步伐和方向,事实上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不仅中国科幻小说对传染病题材具有广泛的尝试,一些外国科幻作家简直是热衷这种题材。《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就写过《安德洛美达菌株》(中译本《死城》),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故事讲述美国发射的卫星从外太空带回病毒,感染城市。科学家在沙漠中建立实验

室,实验室被安置了一颗原子弹,以防一旦病毒穿透外壁时,通过爆炸的高温杀灭环境中的所有生物,以保全整个人类的安全。最后,病毒确实破壁,但因为不断变异,对人类没有了危害,但原子弹已经引爆。

在我看来,科幻中的传染病是一条长长影子,但却不是主流题材。这种题材更多给人的不是恐怖,而是提出问题,是反思自然、科学、社会与自我,是质疑价值观中不合理的部分,并通过讨论去创新我们的观念。



■第一感受

洞庭湖是他们的精神故乡

□谷鸟

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自己的精神故乡,故乡是写作者观察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取景点,也是物质和精神的融合点。孟大鸣的大厂,李清明、学群、张灵均的洞庭湖,冯六一的东井岭,李颖的城陵矶,毛云尔、葛取兵的草木,查建中的水手,都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他们将曾经的生活场景和感受融入到个人的精神世界后,从他们笔下呈现出来的精神符号,一个只属于他们个人的故乡,同时也是一个惟一的存在。

成熟或者正在成熟的写作者的文字里总有自己的体味,无法模仿也无法复制,只属于他个人。这种体味就是故乡的味道,来自写作者的精神故乡。而同一个地域的写作者虽有某些共同点,当这种共同点折射到他们的心灵深处时,则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效果。学群、李清明、张灵均、冯六一、李颖、查建中,他们从母腹中就和洞庭湖结了缘。他们与水青梅竹马,水和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了他们的亲人手足。这种亲密关系注定了他们对水的认识就是从水开始的。

李颖在《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中写到:“城陵矶的水位一直涨啊涨,涨到了我们家的台阶

上,涨到了我们家的床脚上……我们三姐弟兴奋地冲出家门……”家被洞庭湖水淹了,被迫撤离,在李颖的笔下却不是灾难,而是像把家借给远方的客人一样轻松。水在学群的眼睛里是活泼的、有性格的。“岸应该是上帝划出来的地,让地上的脚步去就那水,让水里的波浪来迎这些脚步,永无止息。时间和空间,世间的事物就在陆与水之间展开。”(《洞庭古岸史》)有时又有无奈:“湖水总是按着日月和大地的运行,适时地退去,从这一年它所能爬上的高度一步步退下,一直退到中心地带,退成瘦瘦的一条河。”(《草和芦苇的宗教》)张灵均《水的一种解读方式》中,“多年居在东洞庭湖边,虽说对洞庭水有一种渗透血液的情感。由于太熟悉,产生了一种熟视无睹的感觉。那被我忽略的水,有时却又会以一种神秘物质突然出现在我的意识里,是那么真切,那么不可思议地打动我。”张灵均还在《我在洞庭湖等一片帆》里说:“我的生命就是一滴水生命。”冯六一生在水乡长在洞庭湖,从小就像浪里白条一样在水里玩耍,因此,他在《深处的鱼》里说:“水缠绕身边,像身边有个灵慧的女子。”查建中作为水手,

中去,并以这种方式开放自己的生活,让村民看到自己怎样做饭,怎样收拾屋子,怎样安排一天的时间,从细节上感染他们。村里没房子,有个村民就腾给他一个牛圈,他在那牛圈里住了两年半。还有成都市青羊区来的帮扶干部鲜敏,独自一人住在高山上的办公室兼寝室里。那一天,暮色四合的时候,从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下来,鲜敏向我挥手告别。我离开几分钟,就看不见他了,黑漫漫的群山就将他包围了。如果不是为了扶贫,他此时的夜晚也会像在成都时的夜晚一样鲜亮,至少可和家人团聚……见到这些,听到这些,无法不让我感动。

然而,只有感动是廉价的,是对不起他们的。由此,我想到我写作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为那些挥洒汗水、忍受孤独甚至献出生命的人写作。在昭觉,已有几个人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有一天,我和昭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敏聊天。刚坐下来,她就接到电话,然后不断地接电话,不断地打电话,不断地询问和安排。是有人积劳成疾,在乡下晕厥了。几个牺牲的人都是这样,平时连体检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往往小病拖成大病。有一天我去四开乡,乡党委书记寇磊伍下乡时脚摔成骨折,也没空去医院输液。医生来电话催,但工作太紧,他实在走不开,弄得他反过来给医生道歉。

春节过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许多地方推迟上班,昭觉也有推迟,但2月10号,本地干部和外地帮扶干部,就全员上岗了,好在昭觉没有病例。

对于一些艰难的改变,很多人经常想到两个字“放弃”,但脱贫攻坚的工作,只有这三个字“不放弃”。所以,我觉得,作为生在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为“不放弃”而书写,写出其中的不易和意义,是最根本的责任。

长期在水上生活,对水充满了敬畏:“汹涌的江水撞击到礁石上激起巨大的白浪,礁石后面不动声色的回流形成漩涡,暗藏着隐隐杀气。”(《湘西那条江》)在李清明眼中,洞庭湖就是一个农人们生活的场所,如《岳州寄记》《辣椒记》。他的文字里,都有鲜明的洞庭湖乡的生活特色。毛云尔生活在平江山区,汨罗江发源于平江,从广义上说,汨罗江也是洞庭湖的一分子,或者说他生长在洞庭湖的山区,所以他笔下只有池塘,但他的草木和葛取兵的草木不同,有一种深山里的静谧感,而葛取兵的草木有大张大合的喧闹,如《城春草木深》中说:“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汉、溪流,如天上灿烂的星子潜伏大地,让人间多了几许鲜亮几许灵气。”孟大鸣出生在湖南丘陵山区,洞庭湖水也围绕着他的故乡,而且他20岁就饮洞庭水,但“三十多年,在这座城市,除自来水外我没有和任何水有过肌肤相亲的经历,只要不是自来水,不管清澈透明,还是混浊如黄汤,我一见它就仿佛看到了那种小虫子,心里就起鸡皮疙瘩,就生出逃跑的意念”(《大湖里的小虫子》)。

和水的关系,不管是亲切还是恐惧,在作家笔下都呈现了各自不同的形态和精神,学群是思考,张灵均是乡愁,毛云尔是静谧,孟大鸣是恐惧,李颖是邻家小姑娘,冯六一是异性伙伴,李清明是讨生活的场所,蔡励建、查建中是敬畏,葛取兵是山水相融的浪漫,也正因为如此,东洞庭湖散文群的写作者同饮一湖水,笔下的洞庭湖才会千姿百态,奇光异彩,才有属于写作者个人的精神洞庭湖。

金敬迈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金敬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15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金敬迈,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话剧《神州风雷》、电影文学剧本《铁甲008》等。

吴野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吴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6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9岁。

吴野,中共党员。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文学欣赏漫谈》《艺术美的创造与欣赏》《战火中的文学沉思》等。

肖念涛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财政厅机关党办副主任肖念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2日在长沙逝世,享年48岁。

肖念涛,中共党员。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1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独木桥上》等。

■评论

在《回身集》自序中,马笑泉说时代是“一个看似优雅和谦逊的动作,但当中往往潜伏着果决与伶俐”,又谓“生命中的回身则蕴藏着更多含义”。小说集收录八个故事,八种江湖,或远或近,传奇的叙说之下更能咂摸令人感慨的人间滋味,在读者隐然的期待里,小说往往却有另一个走向,这大约也是一种“回身”吧。

首篇《回身集》读罢,让人想到老舍先生的名篇《断魂枪》。《断魂枪》是现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神品,神就神在它不断延宕和压抑读者的期待,却用结尾的一个“回身”道尽一个从武者到悟者的拳师苍凉的感喟。沙子龙面对打上门来的孙老头,避而不谈比武,宁愿冒着对不住列祖列宗的不孝之名也不愿再把名震江湖的五虎断魂枪传下去,当他拄着微凉的枪身说“不传不传”时,一轮皓月当空,而耳畔隐约传来的则是西方豪强的战船炮火之声——冷兵器时代已经走到末路,他宁愿家学绝技失传,也要唤醒那些沉醉在东方大梦里的同道。《回身集》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大约同时:三师弟因为当年被暂行掌门之责的二师兄用回身掌击倒而心怀怨怼,隐忍多年潜心拳术,终于练到“神变”,等到了报仇的时候,一场一触即发的好戏就要开场。不料,大师兄的不期回返带来师傅由武入道的消息,带来身手矫健的八卦门程爷被洋人洋枪打死的消息,也带来时代即将改朝换代,“武行合当大兴”的消息。三师弟慨叹大师兄和师父的话,觉得自己自己的“心放得很大”,而“那回身一拳印在胸口的耻辱,变得很小,小得有点可笑”。马笑泉用烘云托月之法遥向前辈致敬,我们在三师弟放下复仇的彻悟中,也看到“回身一步,天地广阔”的大境。小说前半部分渲染三师弟武艺归来与二师兄的简单过招并不铺张,但娓娓写来,也是细入毫芒,后半部分大师兄三言两语的点拨又曲中筋节,小说虽然短,但内在方寸的拿捏从容不迫,所以这个比武没有真正发生的故事倒是比那些好勇斗狠的小说更显格局。这大约就是懂得“回身”,懂得以让为进的道理使然吧。

《阴手》一篇异曲同工,乡间的穷小子张孝良不但被地主陈德容设计勾去老婆,自己还遭了官司,矢志复仇的他用30年时间苦练一门叫“阴手”的阴森可怖的偏门功夫,当他30年后面容阴郁地踏进仇人陈家的大院,几乎所有的读者都在期待,看他如何展示阴手那匪夷所思的指力,而遭阴手之袭的仇人又将如何面相恐怖地死去。然而,“门外的人听到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很多年后,地主和张孝良甘于被霸占的女人都寿终正寝。张孝良这个被枪声打断的潦草结局无疑有着强烈的反讽意味,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武术及它天然携带的对修习者耐心和天赋的考量,还有它允诺的恩怨分明的了断方式,几乎让它成了失意者和幻梦者的毒药。《阴手》以反传奇的方式消解了乡间旧事里那过于简单的善恶有分,也显现了写作者对待国术的辩证态度。

结合《宗师的死亡方式》《直拳》和《轻功考》等几篇来看,马笑泉确实有素材上有良好的储备,不但对历代各种有关技击拳术轻功之类的资料钩沉发覆,也对传统国术在庙堂和民间的演播流散非常关注,他伤悼于这些绝术的凋零和武者的翩然远去,但是其意并不在复原快意恩仇的江湖,那个江湖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可疑的,他更多思索的是这些武学在历史变迁里的命运,以及在今天不合时宜的创化。各派好手被某散打选手一一击败甚至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新闻,不正是很多视频网站点击众多的热点吗?其实,错的不是武术的精神、技艺和套路,而是它对接这个时代的方式。所以,我们总是能在马笑泉的叙述里看到类似《阴手》里的那种反讽,像《直拳》里的秦猛教训流氓表哥的手段,不是在武馆里耍了多年的套路,反而是自己对着沙袋用蛮劲练出来的那一通上步、出拳,而且打完流氓后撒腿就跑,全无那种除暴安良的神气。又如《轻功考》里一直以跑酷掩饰自己练习轻功的表弟却命丧楼下,让人徒呼奈何。

我对武术纯是外行,查阅资料才获知,“回身”这一招形意拳和八卦掌多用,如在形意拳中,“回身”可以巧妙化解对手的突然袭击,并控制对方重心,迅速回击,扭转战局。如此看来,这几个小说的叙事到了最后所用招式也类似“回身”,他用让出高潮的形式制造反转,反而有了更令人深思的叙述效果。

小说集中另外三篇《女匪首》《赶尸三人组》《水师的秘密》与国术关联不大,而写巫湘之地的奇人奇事,取材与他之前的《巫地传说》系列类似。在叙述态度上则与前面五篇一脉相承,写人事洗练而有深意,且每每有“回身”反观的同情与洞彻。像《赶尸三人组》中三个不务正业的青年对旧时“赶尸”传说发生兴趣,意欲学到手在现在实践,一番折腾却不料其中之一意外身故,而他的朋友对着他的天灵盖猛拍一掌,捏着手诀,大喝一声“起”!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又是一个强劲的反讽,但在反讽之外,还有一点荒诞感的庄严,缘自对“赶尸”的沉迷而生出的执拗。

曾有论者评价马笑泉小说为“或侠或巫”,其实侠巫之间关键的还是人,《回身集》里的人物,多少都带点“异人”的气质,而他们最打动读者的地方却往往是常人的那一面。从异人常,这又是一种“回身”。

「回身」三昧

□马兵

